

高尔斯华绥 短篇小说选集

新文艺出版社



沈 長 鉞 譯

高 爾 斯 華 綏
短 篇 小 說 選 集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高尔斯华绥是二十世紀初叶英国最出色的資產階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世界观尽管有着一定的局限，他的作品却能从多方面真实地反映出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現象。

本書包括品質、勇气、良心、在前的和在后的等十九个短篇。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同情的笔調暴露了英国下层階級的不幸遭遇与凄慘命运，冷諷热刺地揭发了英国上层階級的伪善、空虚和没落，对照地描繪了英国上下两个階級迥然不同的品質和作风。在艺术手法上，这些短篇显示出作者的紧密結構、戏剧性布局 and 深刻展开心理斗争的特色。

John Galsworthy

Tales selected from "CARAVAN"

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6 年版本选譯

高尔斯华绥短篇小說选集

〔英〕高尔斯华绥著

沈 長 鏡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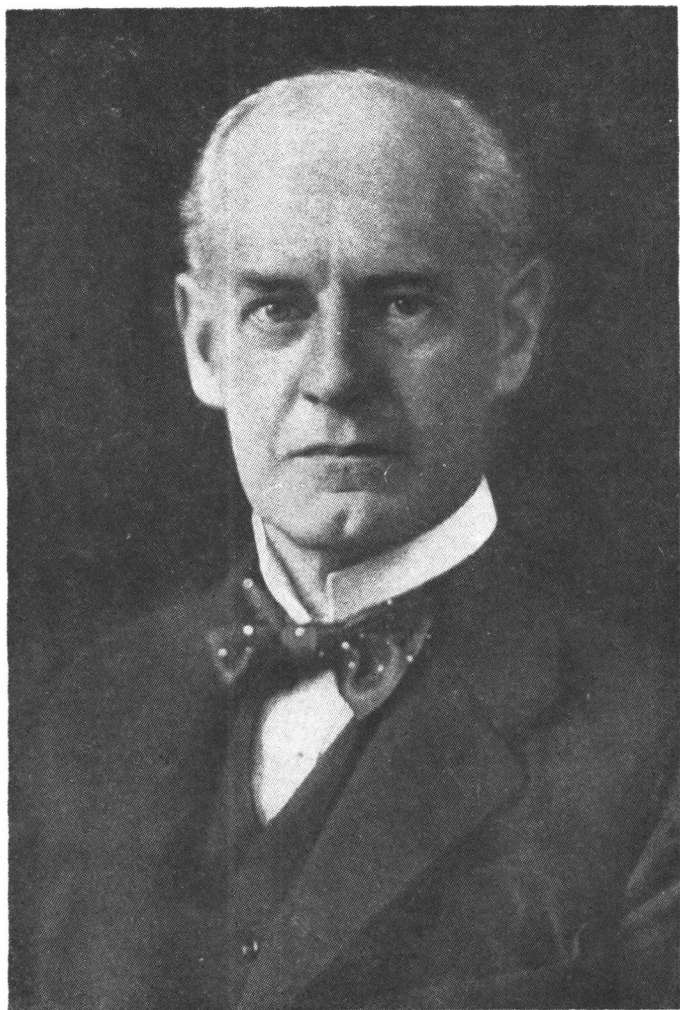
書 号 1383

开本 787×1092 1/27 印張 6 28/27 插頁 3 字數 141,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4,000 定价(6) 0.65 元



J. M. F. W. W. W.



威·梅·萨克雷

目 次

品質.....	1
破靴子.....	9
選擇.....	15
勇氣.....	21
慈善.....	27
囚犯.....	32
一篇平凡的故事.....	38
成就.....	47
登峰造極.....	53
美德.....	61
鄰人.....	71
母石子.....	76
夢魘的孩子.....	80
希望.....	87
神糧.....	94
報酬.....	104
良心.....	110
訛詐.....	118
在前的和在后的.....	131

品 質

我很年輕时就認識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片店，店房有兩間打通的鋪面，開設在一条橫街上——这条街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倫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素靜的特色；門面上沒有注明为任何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記得，要想說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換，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貨，并不出售現成靴子；要是說这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因而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作摆式的呢？这也好象不可思議。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輕跳舞靴，細長到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帶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長統馬靴，閃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輝，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象已經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質，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約十四岁那年，我够格去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們兩兄弟的品格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現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象他所做的靴子，簡直是神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

問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說：“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諷帶刺的紅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絲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象皮革制成的人：臉龐黃皺皺的，头发和胡須是微紅和鬚曲的，双頰和嘴角間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皺紋，話音很單調，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鈍。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藍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象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虛弱、更蒼白，但是他們兩兄弟却很相象，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們訂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們到底誰是誰。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沒有說“我要問問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說了這句話，那就是他的哥哥了。

一个人年紀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賒賬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決不賒格斯拉兄弟倆的賬。如果有人拖欠他几双——比如說——兩双以上靴子的价款，竟心滿意得地确信自己还是他的主顧，所以走进他的店鋪，把自己的脚伸到那藍色鉄架眼鏡底下，那就未免有点儿太不應該了。

人們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經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象把靴子本質縫到靴里去了。

人們走进他的店堂，不会象走进一般店鋪那样怀着“請把我要买的東西拿来，讓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象走进教堂那样。來客坐在那張仅有的木椅上等候着，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沒有人的。过了一会，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樓梯口往下边看望——樓梯口是黑洞洞的，同时透出沁人脾胃的皮革气味。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陣喉音，以及級木皮拖鞋踏在窄狹木樓梯上的踢躡声；他終于站在來客的面前，上身沒有穿外衣，

背有一点儿弯，腰間圍着皮圍裙，袖子往后卷起，眼睛震動着——象剛从靴子夢中惊醒过来，或者說，象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鷹。

于是我就說：“你好嗎，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給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嗎？”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繼續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賞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細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張黃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對我說：“多么美的一張皮啊！”等我也贊美一番以后，他就繼續說：“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說：“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說：“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話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說：“我要問問我的兄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說：“謝謝你，再見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說：“再見！”一边繼續注視他手里的皮革。我向門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級木皮拖鞋的踢躡声把他送回楼上去做他的靴子夢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續办事了——叫我脫下靴子，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評又撫愛的眼光注視着靴子，好象在回想他創造这只靴子时所付的热情，好象在責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張紙上，用鉛笔在外沿搔上兩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腳趾，想摸出我的要求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談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說：“格斯拉先生，你曉得嗎，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沒有作声，好象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話；然后他說：

“那双靴子不該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經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沒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象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說，“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內心里涌起了一陣憐憫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細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說，“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代价。”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經心地走进他的店鋪。他接受了我的定貨，但沒拿皮革給我看；我可以意識到他的眼睛在細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說：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語調里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哀，連鄙視的情緒也沒有，不过那里面却隱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講究時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疼痛吧，”他說。“这些大公司真不顧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象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說了一連串的挖苦話。我听到他議論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們把一切壟斷去了，”他說，“他們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壟斷去了。我們热爱靴子，但是他們搶去了我們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的皺折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

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紅胡子好象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須毛了！

我尽一切可能向他说明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的情况。但是他的面孔和声調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結果在以后几分鐘里，我定了許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經穿。差不多穿了兩年，我也沒想起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鋪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見的旧靴子已經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縮在單独的橱窗里去了。在里面，現在已縮成一小間，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滿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長的时间，才看到一張面孔向下边窺視，随后才有一陣級木皮拖鞋的踢躡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付生了锈的铁架眼鏡注視着我說：

“你是不是——先生？”

“啊！格斯拉先生！”我結結巴巴地說，“你要曉得，你的靴子实在太結实了！看，这双还很象样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是的，”他說，“人們好象不要結实靴子了。”

为了避开他的帶責备的眼光和語調，我赶紧接着說：“你的店鋪怎么啦？”

他安靜地回答說：“开銷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嗎？”

虽然我只需要兩双，我却向他定做了三双；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我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分子；也許不一定跟他本人作对，而是跟他的靴子理想作对。我想，人們是不喜欢那样的感觉的；因为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鋪里去；我記得，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感

覺：“啊！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許會看到他的哥哥呢！”

因为我曉得，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致于責备我。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現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張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說，“你好嗎？”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說；“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来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蒼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沒听他提过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說：“啊！我为你难过！”

“的确，”他回答說，“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頂，我猜想，他好象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头上的头发突然变得象他的可憐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間鋪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嗎？”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說：“这是一張美丽的皮革。”

我定做了几双靴子。过了很久，靴子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結实，簡直穿不坏。不久以后，我到国外去了一趟。

过了一年多，我才又回到倫敦。我所去的第一个店鋪就是我的老朋友的店鋪。我离去时，他是个六十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經七十五岁了，显得衰瘦、軟弱、不断地发抖，这一次，他起先真的不認識我了。

“啊！格斯拉先生，”我說，心里有些煩悶；“你做的靴子好极了！看，我在国外时差不多一直穿着这双靴子的；連一半也沒有穿坏呀，是不是？”

他細看我这双俄国皮靴，看了好久，臉上似乎恢复了鎮靜的气

色。他把手放在我的靴面上說：

“这里还合脚嗎？我記得，費了很大勁才把這雙靴子做好。”

我向他确切地說明：那雙靴子非常合脚。

“你要做靴子嗎？”他說。“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現在我的生意很清淡。”

我回答說：“勞神，勞神！我急需靴子——每種靴子都要！”

“我可以做時新的式樣。你的腳恐怕長大了吧。”他非常遲緩地照我的腳型畫了樣子，又摸摸我的腳趾，只有一次抬頭看着我說：

“我哥哥死掉了，我告訴過你沒有？”

他變得衰老極了，看了他實在叫人難過；我真高興離開他。

我對這幾雙靴子並不存什麼指望，但有一天晚上靴子送到了。我打開包裹，把四雙靴子排成一排；然後，一雙一雙地試穿這幾雙靴子。一點問題也沒有。不論在式樣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質量上，這些靴子都是他給我做過的最好的靴子。在那雙城里散步穿的靴口里，我發現了他的賬單。單上所開的價錢與過去的完全一樣，但我吓了一跳。他從來沒有在四季結賬日以前把賬單開來的。我飛快地跑下樓去，填好一張支票，而且馬上親自把支票寄了出去。

一個星期以後，我走過那條小街，我想該進去向他說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地合脚。但是當我走近他的店鋪所在地時，我發現他的姓氏不見了。櫥窗里照样陳列着細長的輕跳舞靴、帶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長統馬靴。

我走了進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兩間門面的店堂里——現在兩間門面又合而為一了——只有一個長着英國人面貌的年輕人。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嗎？”我問道。

他詫异地同時討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說，“不在。但是我們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們已經把这个店鋪过戶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經看到隔壁門上的名字了吧。我們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說：“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說；“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給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說；“真是怪事。可憐的老頭兒是餓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飢餓，医生这样說的！你要曉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鋪撐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讓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定貨后，要費好長時間去做它。顧客可不願等待呀。結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顧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願意代他說這句話——在倫敦，沒有一個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業競爭呀！他从不登廣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還要親自做。好啦，這就是他的下場。照他的想法，你對他能有什麼指望呢？”

“但是餓死——”

“这样說，也許有点儿誇張——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時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从不讓自己有吃飯的時間；店里从来不存一个辨士。所有的錢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經常斷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頂好的靴子。”

“是的，”我說，“他做了頂好的靴子。”

1911年

破靴子

演員吉尔柏特·凱斯特在穿过急流巡回演出第二天正午左右，从他的东海岸海滨住所走了出来；他失过半年业，现在在这个剧本最后一幕里扮演多密尼克医生。他曉得，靠每星期四鎊的薪水，他再也闊不起来了，但他終于又找到了职业，所以在步伐和举止上恢复了輕快的姿态。

他扶正了單眼鏡，在一家魚鋪門前站定，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注視着一只龙蝦。他好多年沒吃龙蝦了！人們可以不花錢渴望一只龙蝦，可是这种欢乐並沒有大到足以使他們留連忘返。他順着街道往前走，走到一家服裝店櫥窗前又停了下来。他穿着大战①前一年演出馬美杜克·孟第維爾時賺得的那套褪了色的咖啡色衣服；在櫥窗里真正蘇格蘭服裝中間，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影象，因而很容易地幻想自己改穿上这种衣服。在这座可惡的城市里，阳光很强烈，不管是照进綫縫和鈕扣洞里，还是照在膝盖和手肘上，都叫人吃不消！不过，从他那早已每天只靠兩頓飯維持的身体、架在不是很明亮的褐色眼睛上的精边單眼鏡、以及一九一二年演出教育西蒙時得到的絲絨帽所反映出来的优雅风度，他找到了隱隱約約的美感。他在櫥窗前脫下那頂絲絨帽，因为帽子下边有了新現象——他的白发——還沒有受到十分重視哩。一笔财产呢，还是末路的开始呢？这束白发在头右侧往后倒，貼在他一向覺得有趣的阴暗面孔的上边，夾在黑发中間，看起来很显眼。据说，这是什么神經萎縮症、战争或营养不良的后果。相当显著，不过，也許——！

他繼續往前走，意識到剛剛掠過一張熟識的面孔。他轉身一看，看到那長在短小精悍身材上的一張面孔也轉了過來——那是一張又紅潤又光亮的圓臉兒，模樣象小天使，又象业余戲演出的扮相。

哎呀！原來是布魯斯—格林！

“凱斯特嗎？原來是你！你離開舊療養所以後，我就沒見過你啦。還記得我們演戈塔—格蘭伯斯時是多麼高興嗎？說實在話，見到你，我真高興。現在有事沒有？來，我們一道吃午飯去。”

布魯斯—格林這個闊綽的戲劇贊助者，是南海岸療養所里搞游藝的活躍人物。凱斯特有點兒慢吞吞地回答說：

“一定奉陪。”但他內心却一點兒也不猶豫：“對啦，小子呀，這可要痛快吃一頓了！”

他們——一個優雅地穿著露綫衣服，一個長得又肥胖又精悍——這兩個人肩挨肩地走去。

“認識這個地方嗎？我們進去吧！費麗絲，給我的朋友凱斯特先生和我拿雞尾酒和魚子醬餅干來。凱斯特先生正在此地上演；你該去看看他的戲。”

送雞尾酒和魚子醬來的女郎以滿感興趣的藍眼睛盯看凱斯特。乖乖隆的咚！——豈不知他失過半年業！

“算不了什麼角色，”他慢吞吞地說，“我只不過拿來補補空缺罷了。”可是他的背心底下的“空缺”發出回聲說：“是啊；空缺要補上呀。”

“凱斯特，帶著你的雞尾酒；我們到那邊小房間去，那里不會有客人。我們吃什麼呢——龍蝦行不行？”

“我喜歡吃龍蝦，”凱斯特喃喃地說。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这里的龙虾又大又好。凱斯特，你过得好嗎？看到你，我真高兴极了——你真是我們见过的唯一合格的演員。”

“謝謝，”凱斯特說，“我过得很好。”他心里想：“他是个討厭的票友，但也是个老好的小人儿。”

“坐下来。伙計，給我們帶一份好的大龙虾和一盤生菜；还有——嗯——一小盤牛肉卷，加上炸得脆脆的馬鈴薯，另外来一瓶我特別爱喝的白葡萄酒。啊！还来一盤甜酒蛋卷——多放些甜酒和糖。弄清楚了沒有？”

凱斯特心里想：“謝謝上帝，我可弄清楚了。”

这个雅座房間里有兩張小桌子，他們选定其中一張，面对面坐下去。

“运气好！”布魯斯—格林說。

“运气好！”凱斯特回答說；一滴滴咽下肚的鷄尾酒发出了回音：“好运气！”

“你觉得戏剧界情况怎样？”

“啊！哈！正是他自己想談的問題。凱斯特在嘴角的一边露出甜絲絲的微笑，把另一边的單眼鏡扯得平平稳稳；他懶洋洋地回答說：“簡直糟透了！”

“哼！是的，”布魯斯—格林說，“缺少有天才的人，是不是？”

凱斯特想：“缺少有錢的人吧。”

“你近来有什么杰出的表演沒有？你在戈塔—格蘭伯斯那个剧本里表演得好极了！”

“没什么了不起。嗯，我近来相当松弛。”他的褲子触到了腰圍，仿佛在应声說：“松弛啊！”

“啊！”布魯斯—格林說。“菜来了！喜欢吃蝦鉗嗎？”

“謝——謝。什么都吃！”于是吃起来了——一直吃到腰圍撐褲腰的压力发出警告的时候！好一頓盛餐！他突然大开其話匣子